

集部

東里續集卷九

明　楊士奇　撰

序

送郭子瀘赴廣西僉憲序

皇帝正大統之明年改元永樂將舉天下之民咸内之

久安長治之域深惟措施之術迺詔都御史移檄諸道

按察司察所部守令能子民與不能者而升黜之又詔

吏部檄百司舉抱道伏匿之士與負才具沈淹下位者

將顯用之縣是吾友郭君子瀘以知萬縣考治最又用薦者陞廣西按察僉事將行知子瀘者皆為忻喜榮豔謂可以行所志也而余竊有祝願焉昔子瀘起鄉校上太學擢進士第既仕於朝為行人又出膺百里民社之寄博於學達於理周於務矣而又好善惡惡之志加切也以此往司大藩耳目之寄造父御騏驥馳康莊惡足以喻其易哉人安得不忻喜榮豔者乎夫人處一邑之上其視聽詢察易周也處一郡之上而欲其視聽詢察

之周也已難矣况進而處於數郡之上哉位愈尊勢愈絶民愈遠則其下雖有困苦愁恨寒餓疾痛與郡守縣令廉貞仁厚貪懦殘暴惡能一一及於吾之耳目也此非能忘其尊剗其勢樂易而慈祥安有所得乎夫郡守縣令得一人而善焉獎勵誘掖之不失夫孰不勸於善遇一人而不善焉驅斥屛逷之不遺孰不懲於不善若是民固不淪於病也此又在致公於已之視聽茍不出乎公則必移是非之正反激揚之用而民不勝乎病矣

此余所為祝顒子濾者也且廣西為西南大藩踰五嶺而瀕乎夷獠之區民勞且病久矣朝廷方夙夜在念前既命重臣往鎮撫之令又選擇如吾子濾者往職風紀之司則廣西之民其安且治可待矣子濾宜有以稱國家選擇之意也

送彭先生序

世所謂君子者身在是即道在是而人之是非毀譽君子不計也君子之道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

天地萬物精粗巨細之故日用作止語默之則仁義中正恭儉廉耻之用詩書禮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務無不力探博考研覈深體求充於其身利於其行時而處也茹清飲潔休休焉不屈於富貴不汚於卑賤時而達也不問位之大小崇卑其才所施無往不適功建於當時譽流於後世者由其道之足乎已也然其處也道閟而弗衒行獨而弗偶世之人盖有不之知者豈惟不知有從而病之焉及其達也得行道之時有及人之

擇而後人知之豈惟知之固從而樂之焉然人知之與否病之樂之君子奚與哉吾邑彭叔介先生承累世詩書之業盡心於仲尼以來至周程朱張之書凡性命道德之微治己及人之術敬身而潔行屹然自持也方其閉居杜門刮去一切還往請謁之事獨時與二三同志相講說唱詠為樂而世之病先生者蓋有之矣先生持之益堅既而出教萬安縣庠又擢丞香山縣政教之施化行而惠流上下咸宜於是人知而樂之者多也嶧山之祠挺乎深谷之間

未登於用孰名其嘉植哉迨夫斵琴瑟奏清廟而然後人重之理之固然者也余素知先生今以事來京師將還香山靖江府長史蕭用道屬余贈之言先生過故鄉有達於君子之道而知先生又深者必有同余言者哉

送王瓊州詩後序

西昌王氏以詩書德義為鄉邑之望者四百年於今矣宋戶部侍郎贄顯融仁宗朝其子億為吉州通判今邑中有具慶坊猶當時以為鄉榮者戶部之後文學簪纓

繩繩不絶而與余家世交且有連也余童丱時猶及侍教竹亭先生與其弟崇慶太守兩先生既沒世則挾所業請益竹亭先生之子伯貞先生伯貞先生博雅精粹俯接後進如春陽及物皆使之融鬯敷達遂其生長之意時以工部主事丁外艱居家余或旦而往日中而返或晡而往夜而返無不得所意欲蓋非獨余為然邑人俊秀之務於學問日挾所業請益如余者衆也其得所意欲加深也伯貞先生今為瓊州太守一時從遊者皆

已出而躋華陟要雖余之不肖亦叨禄于朝每引望南海而思邑人學者於今無所資頼然念先生統治三州十三縣環數千里之地専於宣上德究民隱位足以行道惠足以被下使海邦需文明之化島夷樂衣冠之治則先生之功在彼猶在此也先生在瓊六年今考績來京師又别而歸鄉人後進有不能釋然者作為文若詩送之故書余説於卷尾以解之

送夏驛丞詩序

沂文江而上不百里有山曰石屋前臨大江江之外竒峯秀頪駢立上下余甞扁舟往來其處徘徊顧瞻甚樂之意者必有幽閒静貞之士居於其閒乎前數年見鄉先生吳孟勤羅德崇言有所與遊者夏彦琛及其弟惟琛居石屋之西皆簡静樂善謹謹自持無所事於聞達好與儒生學士游閒居多畜經籍以自娱此豈吾所謂幽閒静貞之士哉今年在京師識惟琛於胡侍讀光大所是時已用為桂林蘇橋驛丞滿一考而來且將復還

蘊橋光大屬朝之大夫士為詩送之又屬余序其首君子之於仕也無論卑高小大惟已有以稱其任而不辱彼其慕髙而耻卑樂大而厭小者要皆不足與有為也驛丞之職卑且小又在遐方絶徼炎風瘴雨之地惟琛終三年之淹觀其容色無不得之意而自其府至于藩臬之司至於天官皆考其績曰能夫善處卑幼於尊可知善處難者於易可見使惟琛之仕不止乎此將見無往而不稱矣余安得不樂為一言

送陳司業詩序

宣德二年秋七月吏部言南京國子監官闕上命翰林侍講陳敬宗往任司業於是京師士大夫皆為太學得人喜敬宗字光世初舉進士為庶吉士時太宗皇帝臨御之三年命禮部翰林簡新進士端厚博達者廿八人俾進學禁中光世與焉盡出中秘書以增益之養之厚而望之重且以風厲四方學者而與於斯者皆能奮力自致後起而職論思掌帝制內佐六卿之政外賛方岳

之治皆焯焯有樹立不負任使而四方學者感發淬礪踴躍以起日益衆矣盖文運至盛之際也今上臨御之三年簡用光世於首善之地此其所望之尤重也光世往焉盡心其所當為將使四方服辟雍之化人材致譽髦之興文運之復盛其又始於此哉此士大夫之所為喜歎光世庶正簡静在翰林二十年同僚皆樂與之親今之去也多欲乞留之有正色言曰聖天子用志興學育賢為臣乃暱乎其私不能有所助耶有為光世私計

者從傍歎曰使光世道行於太學於吾徒何敢有愛然近之為司成亦難矣同則好異則惡有如其寮或所存之不同而齟齬於下雖光世賢且才其能有所自遂以稱塞德意乎余曰不然古大司樂有道德者使教令之教者豈非明夫道德者歟以善人惡善人必無之理也又奚慮之之過乎於是館閣諸賢於光世厚者分題賦詩贈其行而謂余為之序

送陳嗣初詩序

仁宗皇帝初御天下顧問少保臣士竒曰東南文獻邦尚有老於文學而潛未用者乎士竒頓首言臣愚不足以知蓋聞蘊有陳繼焉即日遣使者馳驛徵之初至授國子博士以為四方學者之資既而上欲自資改翰林五經博士時初建弘文閣召寘閣中得恒侍燕閑效裨益加親客焉今上嗣大寳詔脩兩朝實錄簡為史官嗣初操存正識見明所叙述直而約婉而嚴得書春秋之法信良史也書成進官檢討踰年以目眚求致其事歸

詔從之士奇與嗣初同在館閣同史事嗣初博古知要尤長於禮予資之多矣於別也不能已於情故賦詩送之且致訊張宗海尤文度云詩曰在山有雲在澤有魚睠言偕處優哉于于雲升于霄魚游于川今子逝我我心悄悄石以璞輝淵涵珠麗君子歸止于邦之賁翩翩五彩翚飛攸從邦有君子多士其宗煜煜德星睇彼東南我懷伊人寧不嗣音

送張員外序

太祖皇帝御天下用賢致治其取士非一途而必本諸其材與行也有裕於背而達乎政理者皆得舉用盖裕於家必能守身達於理足以濟務聖明惓惓致治之意也於是階此而陞華要列中外著譽名者往往有焉方是時華亭張賔暘被擢為鴻臚屬賔暘温恭有儀閑踈能慎持之以廉行之以勤盖士大夫多愛重之皇上臨御之初陞為戸部主事越數歳又陞員外郎官益進而務益通矣夫官進者或驕務通者或怠賔暘在戸部幾

二十年未嘗有滯曠有廢事而所守益篤非其有恒心而能然乎士惟有恒心而庶幾乎保終吉也今以考績復還南京特一言張之縉紳大夫士相繼為詩贈之云

送羅敬序

士習輕實履而重苟得非一日矣而吾鄉其俗敦詩書其父兄躬率子弟以德義其學者務乎内不役志乎外蓋今尚有可稱焉吾去鄉而仕于朝二十餘年後余而學者多不及識近數聞羅敬篤踐履貴重其言行不同

乎流俗今年會試天下貢士余為考官正副榜五百人而吾邑與選者十六人不與者敬及劉昺四人焉耳既出院敬昺偕十六人來謁敬雍容端雅鼎爽朗疏達恭然在群輩之中怡然無得失之意余時未暇為十六人者之喜而喜敬之四人者其所存有過人焉盖非獨余之喜縉紳君子見四人所存如此亦皆喜吾邑之士有過於人也禮部既援例遣鼎三人者歸敬入太學太學生日益衆學舍無以容又奏遣敬等歸羅故廬陵清湖

宦族世有科第分居泰和之梅溪數世矣懐忠信脩禮義相襲不絶至敬之父宗智甫以學行為學者師敬涵濡家教而一志乎内盖所謂吾鄉之俗之有可稱者也勉哉敬也士貴務本而將以行之古之君子明善誠身之學益進而有成焉推而施於家又推而事君治民以為國家之華豈徒自足其身哉勉哉敬也吾所為望於子者遠矣子歸拜家君過庭之訓有不同於余言者哉

送段參政詩序

毗陵段民時舉以明經登永樂二年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與今侍讀學士曾公二十八人者同受詔進學文淵閣遂預纂脩永樂大典既授刑部主事陞郎中又受詔同翰林諸臣纂脩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之書今年冬上以山東饑命吏部慎簡牧守之臣往撫其民首推時舉為布政司左叅政自古聖人之御天下旱澇饑饉未嘗無之惟聖人以民之心為心而施之盡其方其為之臣者亦以君之心為心而為之盡其力是以其

民皆得所欲而無所惡故雖有凶災而不至乎甚病也
今皇上仁民之心拳拳夙夜惟恐有一人不得其所同
於古聖人之心矣而為臣者尚有漠然上不知敬君命
下不知恤民窮者亦獨何心哉時舉行端氣和忠厚坦
亮於為政有恭慎匪懈之節有哀矜惻怛之意詩所謂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時舉無忝焉是行也其必有以宣
上德而慰民望哉於是士大夫相與有交游之好者賦
詩贈之而余為引其卷端云

送郭興文序

松栢枏檜之材恒出而柱明堂棟清廟者其本既良又生於深林大谷無斗斧斤之侵而風日雨露氷雪之所養者歷百數十寒暑愈久而愈厚故其成之鉅而用之重也盖士亦然生乎詩書禮義之門少而親乎父兄師友之良不染於浮薄下俚之習而有問學講論以博其智端其行又或加之饑寒困窮以礪其志操其素所養如此故出而見諸用其所就必宏也使素無所養徒

以一朝之譽而用之其本已淺其效諸用可見也興文其世所出良也必所親又良也其智其行其操之所養皆無不至也而舉於鄉貢於朝將命四方且十年將必躋顯用也夫用在命士所重在道君子惟脩道以俟命也予與興文最故且婣令其南行也書以贈别

送吴叅政詩序

國家置布政司品秩亞六卿以分治外服統制廣而體勢重其委任不輕也而古君子之從政也其要曰事君

曰愛民達乎事君之體者必能愛民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故苛責以悦君非所以事君怠命以悦民非所以愛民蓋愛民所以事君也而後世從政者有不為苛責怠命鮮矣夫郡者邑之表也郡能惇斯道邑從而化之布政司又郡之表也布政司惇斯道郡從而化之故布政司之任非才德兼有而達於大體者不足以稱二十年來為布政司余之所識者如四明吴好德蓋不多見好德端厚簡静舉進士為給

事中十年恭慎如一日陞江西按察僉事獨持風裁不嚴而肅再入為儀曹郎履正而行不甲不亢而所至盡力國事存心民隱不以中外有間也陞陜西布政司叅政位益進道益行未嘗有所苛責怠命而事君愛民之務皆稱其才德之所施好德其可謂達於大體者歟今之布政司陜西所治最廣使其為郡為邑者皆惟好德之表是率陜西之治其何可及哉余嘗與好德隣居八年知之有素今以叅政滿三載考最而歸其姻家中書

舍人劉孟功屬縉紳君子為詩送之又屬余為序故以是書諸卷首

送劉參議歸雲南序

江陵劉子偉自給事中拜雲南布政司參議歴三載考最將復之官雲南雖去京師萬里瀕夷獠之域而歸職方四十餘年建官府明吏治與内服等民皆樂其業安其分循習既久學校之貢士科舉之薦材歳未嘗乏人固本於國家德澤之涵濡教化之孚洽亦其長民者承

流宣化克殫厥職歟盖得賢令足以治一邑得賢守足以治一郡而布政司又郡之表也為布政司及其佐誠皆賢焉則一方數千里之民無不治者矣子偉固旬宣賢佐也其伯仲余皆嘗與之同朝伯氏尚書公識精材敏典邦政二十餘年恭慎小心偉然名卿也子偉閫通和易既薰漸於家又官侍近者將十年其練達政體可謂競爽則於今名賢佐於外服書最績於天官固子偉所宜有矣然君子之道誠焉耳誠則表裏始終無或間

也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古人有宦成之戒子偉之賢其必免於此乎矧聖天子惓惓愛民之仁同武王之不忘遠則求以盡臣職而副君命者豈可一日而忽也縉紳君子有分題賦詩贈子偉之行者翰林編脩裴綸來求余序余故述其所自而以君子之道終焉

送鄧嘉懋序

鄧氏自磁溪主簿始家吾西昌至宋神童有興又至于今其詩書簪紱燁煜振動閭里間不乏也吾猶能誦子

方子靜兩先生文章渾然商卣周彜古意獨存及彦高先生詩歌渢渢魏晉之盛猶嘗惻閒崇雅先生論詩極唐人之趣也猶及知彦高先生經歷四川鹽運司清白皦然為當時所重及大椿先生知日照彭水皆有惠政民為立祠至于今思之不忘也猶見巽州知州子寛山西按察僉事文質平陽倉大使崇雅米脂縣丞仲簡泰和醫學訓科性善清才博學繼繼而起于後也而又交訓科君之子嘉懋非一日也鄧氏可謂盛矣嘉懋自少

學于邑庠其後登成均已而告歸養其親又八年部符援例起嘉懋於家庶幾將舉之於用也既至有廢疾不任奏罷遣歸且行余往送之視其意歉然如有所不足如欲一展其素蓄見諸當時上以報國家十數年教育之德以繼其先累世芳華之盛而不獲者則解之曰士之希有益於時者固尚於得位然而名一德擅一藝雖不得位而處於家則善其一家處於鄉則善其一鄉亦未嘗無益於時也方今國家致隆孝理君歸盡事親之

道將使一家或一鄉之間皆由之而善焉若是而有補於風化可以為報也矧古之人固有志立事達以待諸其後之人者矣今君有子森森而君且善教也是歸也義方益嚴勉之於明體適用之學將不有益於時國家者乎亦可以為報也夫上有以報國家斯可以繼前人聲華不墜矣其何以欲然為哉於是嘉懋躍躍喜曰予雖不敏其敢不戮力以庶幾自勉遂書以贈別

送鄉貢進士蕭鎧詩序

余姑夫陳白石先生與其兄金華主簿皆博學能文持論議亹亹余幼時常嬉戲其家其子壻數人皆俊爽英特蕭子琛獨謹謹敦本崇實無務外之志余雖幼知敬重之於今三十餘年矣回視一時俊爽英特憂患變故存者無幾子琛獨巋然無恙固敦本務實者其道可遠哉其子鏜温然謙恭而恂恂殆亦本之於父乎試于鄉闈年裁十七今來京師挾所試文字過余讀之詞義粲然余於是有感矣余初去家上京師鏜方入小學習句

讀今所進駸駸至此余豈有銖寸之加乎前也豈惟無加而退亦甚矣徒然濫玷時榮不尚有愧於鏜乎使鏜亦進進不止其誰可及也茍惟若是而止焉將不有愧於後來之人如余者乎勉旃鏜也其愈力進而無自足可也今鏜以例歸待再貢其内兄翰林庶吉士陳孟潔求朝士作詩送之又求余為序故書此使勉焉

送姪子之蘷赴吴江訓導詩序

之蘷家兄思貽先生之子謹静和厚今年會試禮部中

教官選得蘇之吴江縣學訓導辭行為告之曰吾楊氏居吉今四百年世服逢掖為邦碩宗處者力詩書崇行義仕者持大節履正道見諸國史郡志家乘者焜焜相望夫有興於前必有承於後此吾兄弟所為夙夜不遑寧居者也繼今而勉者不在於汝乎吾兄今年八十有五吾今年六十有九何幸見汝以經術發身居師範之任用慰其衰老然師道至重也非端其所存謹其所發道聖賢之道以道之其克有濟乎况繇承泰伯仲雍子

游及近代范希文諸賢之化未泯也而山川清淑之氣鍾於人皆明秀端厚皆將出為君子為濟世之材而所以表率成就之係於我我欲其言聽而令從心悅而誠服也而不勉諸已可乎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此言必有諸已而後能及諸人楊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為其畫也汝往無畫庶幾以稱朝廷之任使以不遏佚我前人之光也翰林編脩朱孔暘嘗為余寫竹於是賦近體詩一章其上贈之

以寓臨別之意

送汪推官詩序

吉安府推官蘄春汪君彥良以永樂壬寅到官郡即檄君董是歲秋賦輸北京汪君敬事而愛民是時郡尚有積歲逋賦未輸者汪君所董數月皆具舟首尾相屬數百艘道江湖踰險阻凡七千里又數月畢達既悉內地官其運輸之民無有勞苦愁歎之意蓋得汪君為之長也於是吉之士君子仕於朝者數十人相與嗟咨愛重

汪君之獨賢勞於其鄉也皆賦詩贈其歸而余當序首
簡夫吉江右鄒魯之邦也譚詩書者不間乎貧富賤貴
服逢掖者傳習數十世不變負氣節於樂善急義赴功
而趍事固習俗素然矣況又有長之者之賢如汪君者
哉然其比歲之賦不得若壬寅者豈必皆細民之罪細
民於供縣官雖單力未嘗不勉也使祇命者皆如汪君
率民者皆如汪君吉之賦焉有積歲之逋哉此非吾徒
之所當言也然自國家統御以來吉之賦未嘗有一歲

之不足吉之守未嘗有一人之不賢不必以遠舉前二十年金華朱侯山西藺侯至于今郡之人思慕如父母數年之前三山林君為推官其威愛之施民畏而恱之以為恃也吉之人曷嘗不有公論哉林君去再代得汪君志不撓而才有為雖在郡未久而毅然摧惡植善闢一二懲其甚者則罔不慴伏斂避盖卓然宜於其職者也雖賦運非其所領職而能盡心於為國與民如此豈非足以繼林君者哉此吾徒所以樂夫為鄉郡者之屢

得賢也嗟乎使汪君歸而歷政之久及民之深將不有詠歌之於閭閻畎畝之間而豈止諸君子今之所賦也請書以俟焉

送周時立詩序

吉之文江泥田里周氏世襲詩禮聯簪纓凡仕者必以明經發身葢嶷然為鄉碩宗余家居時廬陵邑大夫嘗聘佐教事時周氏仲方先生佐教郡學其從子公明佐教邑學余與公明隣屋而處者浹旬公明冢子時立年

弱冠列諸生之次粹乎其資之良也温乎其儀之恭也
顒顒乎其謹於言行也勉勉乎其勤於問學也余私心
恍之及余官翰林仲方先生被名治水浙江數往還京
師其時仲容先生及公明皆召纂脩禁中而岐鳳方分
教國學仲方仲容泥田之望也公明岐鳳泥田之英也
余時得聚處相樂及余來北京岐鳳仲子功叙公明仲
子時簡相繼官翰林今皆為脩譔泥田之俊也於余聚
處益密相樂益久近數年公明季子時勉孫源皆擢教

縣學時勉得襄陽源得德清其初至及去以祖父故皆一再過予恂恂端厚稱其家世何周氏詩書世澤愈遠而愈有繼也源近年預考南京鄉試士論愜服時立之子也余不見時立三十餘年未嘗忘之葢時立静貞恬澹處鄉里恒自進其學不厭後生晩進率皆師之而無所務乎外也此其志非有大過人者乎譬之於玉為瑚璉為圭為璧用之宗廟朝廷人皆知貴之若夫璞而韞焉山川因之光采草木以之明潤非有識者不能知也

焉得重彼而忽此哉時立今年夏思其弟來北京間過余其溫潤縝栗蓋視昔之時益深矣不幾日將往德清見其子即歸終不一語及他事士大夫有為詩贈之者以余素知時立故屬為之序云

南園宴游詩序

鴻臚卿楊思敬有别墅在都城之南備山水園林之勝公暇約客往遊賔主相與觴詠之樂可為至矣夫人之生上壽甚少中壽亦不多見下壽而或有寒餒疾病勞

困憂艱驚畏之嬰於中則其可樂之日亦無幾也况或利欲之膠於中營營擾擾須臾食飲之不暇雖有可樂其能樂乎今吾數人者幸耆艾康和亦皆達夫理欲之幾無所累乎外而際治平無事春和景明之時二難契合又有文字之娱豈非至樂然吾聞之古之君子其樂也豈徒然哉衛武公既老飲酒作詩惓惓於自警賔之初筵是已盖樂而不忘敬德也德者樂所自古者今所法此君子之為而吾徒所不可忘也思敬輯諸公倡和

之作僞余引於首敬用書此

東里續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續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東里續集卷十

明　楊士奇　撰

序

送金典籍序

天下之事有本末惟明達知務者有以識其輕重緩急而致力焉天地萬物之理往古成敗之故凡聖賢之所以為訓具在經史百氏之書上而國家資之以出治成化下而士君子資之以成德廣材皆不可以一日闕焉

者也我太祖高皇帝建太學以育賢才詔經史百氏之書咸聚焉時四方書板上京師者悉藏太學寘典籍司之司之有官而求之無禁蓋京師天下之會太學賢士之會經籍賢士之所資而賢士者治平之資也聖明之意深遠矣余居京師二十年往還太學其典籍蓋獨見錢塘金礪汝用之敬於其職也旦暮謹視孜孜脩壞補缺愈久而愈勤夫官無崇庳盡職為賢汝用其賢乎士膺一命典一職則必盡其所當為乘田委吏聖人猶盡

心焉況經籍所係之重哉汝用發身科目累任教官於

持身及人皆有賢譽庶其明達知務者矣今滿三考書

最以去中書舍人張侗左春坊司諫王滎翰林庶吉士

陳鏞重同鄉之誼求贈以言余言蓋非其鄉之私也

贈監察御史彭百鍊歸養詩序

監察御史泰和彭百鍊既蒙恩贈其父以己之官而封

其母太孺人而專奉養之事於家者有子已冠矣居再

歲子卒百鍊慟曰如吾親何即為歸養計時已滿九載

都院長天官卿僉考其績最當奏陞秩私愛百鍊者或尼之曰曷如就陞祿為養哉不應遂白其情於朝從之學士大夫為其親榮者取李太白北堂千歲壽侍奉有光輝之句為韻賦詩贈百鍊泰和百數十年仕於朝而有親得請歸養者前有國子學錄蕭執先生今再見於百鍊而百鍊之親加有褒封之命誠榮矣哉旁有太息者曰方今聖天子新庶政貞百度而始於風憲比親擢方正廉清之臣為兩京都察院皆賜璽書俾簡僚屬存

其賢者而黜其不肖者論今御史之賢百鍊蓋卓然能持好惡之正有守而有為乃遂其私以去夫新進晚出之士求如百鍊殆未遽能顧當今在散地乎又有言者曰居位者欲得君子幾有裨於時君子亦何往無裨於時哉玉之在石也山有光輝今僻州遠邑風俗不淳於古人輕義務利惡者虓攫善者刦避蓋有識莫或敢一語誰何者如使百鍊入其鄉能皦然不滓乎流俗發諸己者有以廉貪敦薄化暴而馴之亦足裨時奚必有位

哉此在百鍊勉之誠若是也足以樂其親豈直榮親也哉君子事親莫切乎致樂百鍊可不勉乎衆皆曰然遂以書之贈行之詩之首

送蔚尚書致事序

禮部尚書合淝蔚公春秋七十有三上引年之章特勑致事賜鈔萬緡及官舟歸公自洪武乙丑仕為户部主事陞員外郎又陞山西布政司叅政入為户部侍郎改禮部遂陞尚書歴事列聖四十有六年寅恭小心始終

不渝清白之操老而益厲其同時官京師而今在通顯者及公裁三四人皆於仕最久而公年又最高巋乎今之老成人乃一旦決引去皇上體恤下情頫從所欲而加之寵恩於是卿大夫皆歆豔公之遂閒而頌美皇上待賢優老之厚也士奇葢以為聖君賢臣之心皆有不得已者士束髮學道志在當世况都髙爵享重禄此其志雖終身豈能忘世哉惟自顧年已邁智力有不逮則不敢以其所不逮者妨賢路廢職事故乞身以去者止

足之分亦愛國之心豈誠安於閒逸者哉聖天子孜孜
圖治豈不欲久任老成顧尋常於一夫不忍久勞之況
士自壯至老未嘗一日之暇而當終勞弊之以異先王
之制哉故老臣之去聖仁亦有所不得已焉然使都門
外夾道瞻望車馬祖餞之盛如歎二疏之去又使鄉人
故舊幅巾藜杖駢首雲林泉石之間如迓樂天之歸者
皆縉紳之榮也而非盛福克有之乎榮哉乎蔚公一世
其何幾人公之歸也尚書毗陵胡公重同官之好屬贈

以言士奇於蔚公相知有素故不辭而為之言

贈胡克寧歸常州序

禮部尚書胡公源潔有賢弟曰克寧祗守丘壟不省兄者十年切切其同氣契濶之情也蓋公愛弟之情亦無以異去歲之冬克寧自常州走數千里詣北京兄弟相得懽甚居數月克寧文惓惓桑梓之在念也告其兄將歸過余别且求贈言曰顧有教也尚書公留之而不可也亦為之言余與尚書同朝交四十年居相鄰者十年

時克寧尚少溫恭執禮日以求益為事今踰壯而強而志於進未已也尚書公凡行己居家立朝皆賢人君子之道克寧薰濡於家足以自振尚奚假於余夫人道之所務在義而不在利在以濟物為要詩不云乎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胡氏其世所自宋文恭公蓋高明先祖也史傳所紀文恭初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文恭率公私舟活數千人公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其臨終也以授文恭求葬之文恭曰葬

應盡力術非所願此文恭居下倉卒之為也自文恭以來凡再世執政而至侍從九卿者猶數十人史盖以為脫人於溺而陰德之應也余甞觀胡氏譜其先之顯且盛自劉宋以来累累矣而常州之盛實始於文恭若文恭之篤行自勵凡天下後世有志之士猶將視法刻身為之後者乎夫所以為文恭者究古人之書心古人之心行古人之行惟恐其戾夫古之人也克寧率是而由之積勤不已文恭有不可幾及者乎位不必計也力於

其行為賢耳請書以為克寧之贈尚書公其亦以余言為然哉

送曾吏目還海州序

曾源仲濬為海州吏目之四年考績來京師遂謁告歸省居兩月將復還海州其同門友蕭德貰求予贈以言余與仲濬亦同門也仲濬學通識明疏達以果嘗從事吏部三年佐青州幕二年来海州尤久知益博行益熟矣雖言何補乎仲濬然知之而不言之非忠也言之而

不以其大者非知也請書其大者國家所以置州縣樹官守者非以育民乎得一州一縣而官之亦必有以育乎民而後有以承君之官永終不失也夫民者君之本也今之世皆務急民供上爲勞以望其官歲中三四遷而民之饑窮凍餒一不之察夫民之饑窮凍餒不之察是既倍乎上之所以官我之意如此求不罪乎我不可得況望其官歲中三四遷又永終不失哉盖民之心非不知奉上之爲其職顧力有所不及則頼長之者優容

以待之可也君之心非不知取於民為厲惟事有所不得已則資長之者寛恕以来之可也不然人孰不可使何為精選舉明考察而使士哉故急民供上以求其官之顯且久幸上之人未察耳察之其有能免者乎此非求成而更敗希榮而反辱乎吾所見江右尤甚海州寧有是乎以仲濬之良賛政幕下又有古襄劉侯為之守吾聞劉侯温然忠厚有愛民之心則海州之人無其急而得其育也必矣然余尤不忘斯言者朋友之至情仲

濬其試擇焉

送蕭知事考滿序

國家設衛建官其制自指揮使以下皆以處軍功之臣而擇文臣有學術識治體者一人以為知事事必先白知事廼循次上至指揮使而後行指揮使雖尊事不由知事則尼不行知事亦不卑矣而况有軍政之設施儲廪之出入案牘之鼖脞其上也或又臨之以親藩之尊都閫之重風紀之嚴又當往来要衝之地日趍走乎應

對知事亦難為矣哉洪武二十五年秋大同蕭秉文以
太學生為武昌左衛知事所謂不早與難為者皆有之
秉文勤慎闓疏不敢毫髮自恕故衛自指揮使以下皆
賴其能以無廢事下屬之吏皆服於威明不敢騁其私
與怠蓋惟見其所不早而不見其所難為者今瓜期且
及矣将上天官書最考而去即是行寧不又有過於今
之所不早而益無令之所難為者乎雖然位高者易驕
事簡者易忽與勤於始而惰於終皆常人之情而君子

所戒愼焉者東文勉哉必毋負國家所以用文臣知學術識治體者之意因某等重其去而望其遠且大也謁文為贈於是乎書

贈醫士蔣添祥序

太史公書曰能言之未必能行能行之未必能言凡以為不能言之非吾病病不能行之耳行之而利即不言人猶知愛且慕也而今之人之智異也尊其所能言不夷考其所能行者皆是焉鄂城蕭良用疽發背甚恒所

親暱樂良用之生者咨来薦醫曰某醫之良者吾嘗聆其道岐黄氏之言矣請致之良用曰吾有所善蔣添祥藉藪世業醫恂恂焉雖未嘗言其道而眎其所治無弗瘉者吾旣致之矣聞者慼焉動容曰子無闇於智而易其生哉不能言之其曷以行之良用曰吾良弗智吾豈易吾生者哉而益信用添祥不變越月以瘳良用来謁余語之故且求文謝焉夫言中之宣也言果足徵乎宰予之賢猶不蓋於其行不言果無取乎李將軍如鄙人

口不能道辭史賛桃李成蹊今有服縫掖之衣脩仁義之術而口不能言即類以為無有況醫之業乎孔子曰不以言舉人醫人之司命死生維之而惟言之徵耶故醫之極稱神聖工巧神之功曰望聖之功曰聞工巧之功曰問與切亦非以能言也必能言為醫之良則為史為和為扁皆非知陰陽榮衛虛實之故徒以說辭給捷之利有是哉故醫者意也手其脉目其色耳其音心謀其治如斯而已言無與焉此固存於求之者之智也余

客蔣氏塾有年知添祥達於理誠於術不浮不伐務慎以謙盖有慕古者恥其躬不逮之義兹因良用之請著其藴且以警夫尚言者云

贈楊搎序

江夏宋惟憲請曰先父試吏陝西都司時與閩中楊復隆同事相好莫逆不幸先父即世遺小弱弟無所於依惟憲不孝時遠在故鄉賴復隆辛勤治喪葬如禮撫孤弟教育親愛之如所生復隆德被存歿惟憲雖殞身不

足報願一言以張之嗚呼朋友之道大倫而主乎義焉義者非有盛衰存亡之異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今之人當富貴顯達氣燄赫赫時託交投分傾肝膽相與出入相扶携意氣相合如金石膠漆謂患難真若可倚謂死生真若不相負一旦勢力衰拂衣袂去不顧過門不一入相見不俛首揖不異行道之人者古今相去蓋遠矣復隆其猶有古人之遺者乎於死生之際以義自重不肯負其友如此其食國家之禄任案牘之事況肯負

朝廷乎誠使食國家之禄任案牘之事人人皆能以義自重如復隆吾見天下之才皆可用也故又張之以為為吏者之勸

送張知事詩序

襄陽漢江重鎮凡今列鎮之帥皆武功之茂者任焉而簿書期會出納之務一治於幕官帥恒視成而已故幕官之任又必擇士之暢於理道者洪武二十八年太原張景先由太學生授襄陽衛知事知事於幕為貳幕常

虛正員而貳董之景先果毅敦實不怠不忽期月之内聲譽灼然今一考當上天官方國家用唐虞考績幽明之法而重軍政之務期得一士幕下久任之以輔其帥之所不及若景先者庶幾其得士哉則又豈遽然奪之乎是行吾知旦而徃夕而来矣其僚有恐其遂書宷而登也咸贈詩以道意請余為之序云

送胡希閔歸四明詩序

武昌左護衛知事四明胡鉉先生既卒之又明年子希

閔奉其母夫人去歸其鄉瀕行其師楚府吳教授令凡所還往者皆為歌詩餞之遣予序首簡余雖未獲識先生嘗聞大夫士言先生敦厚溫雅不雕不衒蒞官用忠愛為本聞一暴刻言塞耳蹙額不對遇讞訊必平必恕先生殆仁者歟歲七十始沾一命又不滿其秩不盡其報以歿意者尚在後之人乎乃今見希閔挺然脩且厚吾固意其在是也雖然亦見樹稼者乎夫樹之固將穫之而或身不逮焉歸于其後之人後之人克勤有之不

然秀而不蕛穡而弗溉斯亦已矣秋其可幾耶故德亦在善繼而已善繼未有不穫者苟為不繼豈徒無穫将遂窮其身而辱其先不亦可懼乎希閔其去此而務善繼哉且吾聞希閔乃祖竹隱先生積德累仁致紫芝之應亦未食其報此其樹之非一矣勗哉希閔其無自畫焉吾與希閔接屋而處者兩月是以贈此言希閔歸故鄉入里門見父之執焉吾知其復有說也

送蕭教授歸金華詩序

皇明治定時海桑先生陳公以易詩書教授澄江之上諸生皆温雅端厚篤學厲行或仕或處皆有聞於時伯齡亦嶄然群居之中先生歿伯齡以詩經舉於鄉陞於太學除教授金華府學金華浙東文獻邦士固知所趨向伯齡加躬勤率先之更六歲承伯齡之教者往往取高科而升伯齡教日益行名日益著人皆稱伯齡不辱其所受教先生不辱其所教今謁告省親歸故鄉旬日當還官知伯齡者皆爲詩餞之屬余序一言余何庸言

哉雖然亦見樹木者乎既宜其地而樹之矣又必培之以深其本漑之以充其養援之以防其侵故盤獻翹特干青雲蔽虧日月矣其或有先之樹而不加崇於後之樹者豈其木弗若歟亦培之漑之援之之不力也故君子之仕既宜於職矣益務深其本充其養防其侵以求干雲蔽日而不敢畫焉不然栟乎吾後者幾何不軼而過哉往年伯齡舉於鄉選於朝顒然而起矣今伯齡之徒復有舉於鄉選於朝顒然而起者伯齡將惟資益於

人乎抑將益崇其身也子年盛志銳二親具慶有賢弟承堂上之歡而無内顧之憂於是勉勉焉德已脩而益勵學已富而益勤名已重而益下吾知子去此而益崇其身易易也則俾陳先生之教益遠有耀者非子其誰望余與伯齡嘗同事先生不見將十年不知此别復在何日故竊取回路相請贈處之義而叙之詩凡若干首

送嚴士正赴江陰訓導詩序

嚴故泰和世家其富盛視古封君其文獻焜焜見胡忠

簡周文忠吳文正揭文安諸公之文其科第仕宦自常
州推官而下代有繼續邑世家之盛如嚴氏蓋無幾矣
而於吾家世姻先大考先考皆嚴出士奇又辱嚴倩童
丱及侍國正先生先生先祖妣之弟以姻家子孫見教
愛甚嚴至今追憶侍側時心肅然不敢忘兩家相厚蓋
非一日之故也今年先生之孫士正選鄉舉來京中會
試副榜得江陰縣學訓導士正明爽端重謹義利之辨
介然可為世德之有後也夫道無窮君子之學亦無窮

其學非專言語文字之間所以古之人皆務乎本也後之學者不務乎本斯畔乎古矣學而畔古君子不予也勗哉士正果成於己將於成物也何有吾老幸見姻家有後又期望其遠且大也故首舉其先世之盛次舉君子之學以為士正之官之贈而翰林同鄉諸公相與分韻賦詩送之者繼書於後云

送徐崇威僉憲致仕還鄉序

仁宗皇帝臨御制詔吏部居官年七十聽致仕去有疾

而年未及亦聽去申著令典葢於今四年仕者老病不任咸得所欲而士君子進退從容無所羈係有以見太平盛致矣四方出仕者之衆莫盛江西江西為縣六十有九莫盛吉水今致其事去者始見於徐君崇威崇威雖病其年未七十葢自洪武中起家為巡徼為征商永樂初入掌外制又出司讞陜西廣西二大藩知宿州僉山西憲事其為人持己愛民而平心易氣歷仕三十年未嘗有一日顛蹶之憂然弊弊焉所以汩乎中應乎外

者亦劬且倦矣今之決去固人情也崇威吉水故家吾
亡友胡君光大女兄之夫也其在京師恒主胡氏故於
余還往甚厚光大嘗約余他日幸遂乞身相與具扁舟
載壺觴書冊泝沿贛江蕭峽之間漱芙蓉之丹泉酣澄
江之明月歌詠聖澤逍遥以終餘年足矣時崇威聞之
亦津津出喜色光大竟卒于官已十年余猶縻寵禄不
能去也兩人夙昔所歆慕者今屬之崇威獨未知崇威
入故鄉臨清蔭茂萬慮不興翛然自適之際北望京華

數千里外尚有停雲之思者乎故於别也歌白駒之四章以為贈

送鄭郎中歸省詩序

吏部文選郎中鄭誠文實既蒙恩封其父母士大夫采詰䪨名其奉養之堂曰隆壽皆為之賦詩今蒙恩歸省於盱士大夫又采杜少陵入奏行二語為韻賦詩送之盛矣哉鄭氏之榮也詩可以興可以觀三復其詩蓋上有以見朝廷之厚其臣下有以感發為父母者之成其

子豈直榮鄭氏而已也夫賢者之仕也未甞一日其心不在國家文實為天官屬十餘年於品量中外百職之賢不肖才否而抑揚進退之皆與聞矣今道途所經齊魯以南踰淮泝江以達乎匡廬彭蠡之奥上下六七千里耳目所遇凡前日之進用者亦皆奉法循理守官愛民不忝任使矣乎盱江右文獻郡三四百年名公顯人其文學功行如李泰伯曽子固程鉅夫諸君子其所表見於世煒煒不可泯沒顧睠今州閭鄉鄙將復有起而

續之者乎要之賢才本於學校今為吏於時者亦有克致夫作興之道者乎此皆文實之職所當知者旦夕還朝必有所得以裨冢宰黜陟之公哉大學士曾公邀序送行之詩因以及余所望於文實者云

送陳祭酒復職還南京序

吾友陳君光世文學卓然而靖恭端直灑落疏暢處人有誠也官翰林踰二十年升教南京國子又十年矣自其改官而南凡翰林素交或相聚討論觴詠未嘗不思

光世盖光世亦同此心也今年春以考績来朝退而見其翰林故人相握手慰藉喜色津津溢眉目遂即建安楊公聚奎之堂出所載江南嘉釀會者九人獻酬交錯傾寫極歡既而光世奏最復任戒行有日九人者復即堂中宴餞之酒半建安公舉古詩君子有酒八言為韻偕江陵楊公共八人各賦詩贈之而退僕序之夫朋友志同義合者也久別而聚尊爼以相娛歌詠以相發情之正也況贈言仁之事哉國家法古為治典教育賢治

之首務而任之於太學其所以命光世者盖舜之所以命夔也任甚重矣以光世之賢有不夙夜圖惟以副君上之命塞朋友之望用永終嘉譽也哉賢者任其事必盡其道善夫始必謹夫終古詩人於贈歸之作盖有戒夫修職業者僕故竊取斯義既述其情而終以規

送楊長史致事序

吉水楊季琛先生自壯歲鄉里舉學行升於朝歷仕州縣幾四十年所至訓治其民勵撫字之勞惇豈弟之化

行能著而名譽流令春秋且七十有倦勤之歎時其子
戩為衛府長史乃循去官就封之制乞歸休焉朝廷知
其賢封以戩之官仍就祿養蓋資其賢以助戩為輔也
二年戩卒三年先生益衰又乞歸休朝廷憫其情從之
夫士君子懷抱德藝且遇乎時矣豈不欲究於用以及
人顧在己者有所不能強則勢之所宜已也國家用賢
致理既得其人矣豈不欲久任之與共成其功顧在人
者有所不可強則禮之所宜已也然君子有不勞而及

於人者古大夫七十致事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教道之及也先生之歸也必有及乎其鄉與家者鄉之始楊氏自忠節顯聞數百年而於今辨其昭穆尊早聯其愛敬申其教誨者老長之仁也先生又必有及其宗與士竒幸歸鄉過宗家拜耆壽參譜牒之異同考文獻之傳續以觀諸老振起之功而快其平生行有日矣請書識别

送吳先生還鄉詩序

余仕兩京三十年往還太學祭酒司業皆故人而所識監學諸生過從者益衆故其博士以下問學淺深德行邪正率得之若持廉潔之行一介不以苟取吾廬陵羅師程清江吳節性表然者也清江廬陵接壤其人相與率親厚清江士大夫仕於朝於余好且故而以廉潔名者節性與吏部郎中張玉瑩表然者也廉本於義士君子發諸已施諸事誠由夫義外物不足以動之矣師程節性玉瑩三人者雖皆有祿而其家皆蕭然不改寒素

充充有自得之意故余於此三人恒私心敬慕之也前數年師程以老乞致事去節性玉瑩年皆六十上下未當得致事今春玉瑩以病乞解職去節性之子為刑部主事得封父母節性又棄職而就其子之封以去此豈有富貴之累於其中者哉節性於師道嚴重不可犯蓋學者望而泯其非僻之心作其恭肅之意尤世之所難得者嗟乎江鄉百里之間天清歳晏二三君子小車往還蓋必有占德星之聚者而余也以固陋之資加之衰

病方縻於寵禄未知何時而遂相從於清虚閒遠之濵共歌詠太平以為遲暮之快也朝之學士大夫相率為詩贈節性謂余序之因以及余所嚮往者云

送劉叔毖辰州府同知序

為天下以安民為切務安民之方在得賢守令而已聖天子臨御以来宵衣旰食孜孜焉惟恐天下之民未得其所也明詔數下簡賢舉能畀之守令之任又屢勑以撫字安利之道守令之能奉法循理布德宣化有安民

之效者必明考課而超陞之或從民之志仍其任而增加其祿秩所以待守令之道厚矣然而民猶有未盡得其所者何也豈非由守令不能體聖天子德意而苟焉自怠甚者或縱其私以厲之而然歟如使令之為守令者皆如吾叔崧民焉有不安者哉叔崧始自萍鄉學官陞沅陵令其愛民如子誘掖化誨而庇護百至惟恐其或傷之也三年考其績最又用薦者陞北京行部員外郎沅陵之民羣告于藩憲冀請于朝以還叔崧弗得又

親請伏奏于闕下至于今六年沅陵令不知更幾人而叔岦自員外郎入纂修于翰林又四年矣沅陵之民猶群趨伏闕下乞還叔岦不置由是朝廷益賢之以為同知辰州府沅陵辰屬邑以貳辰州則不獨沅陵之民之沐其利澤也叔岦初何以得此於沅陵之民哉吾與叔岦交廿年其為人端厚易直闓疏廉介而表裏一致其為政簡靜不擾有至誠惻怛之意而不為名古稱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叔岦其幾之矣使天下之為守令者皆

如叔毖民有不安者乎其行也吏部主事陳子魯謂余宜贈以文豈徒贈叔毖固將以感發乎今之為郡邑者

東里續集卷十

東文續集卷十一

明 楊士奇 撰

序

送王彦鷹序

吾邑王鉉彦鷹其行安於分其言當於理自登第與余往還既為御史有職務而朝退或公暇輙過余相與清論為樂蓋未嘗累日不相覿者去年冬余侍從来北京獨彦鷹馳一騎追至江上送余登舟舟度且半猶隱隱

見其徘徊江畔其情可知也今以考績來北京得握手敘契濶過余留信宿輙告别而歸吾兩人之情固皆所不能已矣夫人生離合率出偶然不能以恒也惟其不可無恒者心之所存身之所行焉耳今天子下明詔宏養民之政申揚激之令在位之臣孰不飭躬修行以欽承德意況風憲者揚激之所自出哉吾故三復羔羊之詩以為彦禹南歸之贈彦禹勉哉

送蔡運使詩序

鄉先生山東鹽運副使蕭鵬舉表然清潔之操於人不易許可去年來京師獨數稱其同官蔡繼先之賢其言曰繼先維揚人溫厚平易常為河南叅政廉直持法吏民敬愛之既為運使山東所以發己蒞下者一如叅政時運使無叅政之尊而貲筭會計之繁細又叅政之所無也非澄心寡欲達於理者不能以稱繼先為之一務寛厚恤下不計身之利害其下之人亦競相勸趨事曰蔡侯仁我我曷可不力以累仁侯以是歲課之入無或

不足亦無有後期者使者過山東觀吏之賢否皆稱繼先為賢曰他運使不及也余聞蕭先生言心異之今繼先考績來京師天官第其績最等於是朝之公論與士君子之所言合也然則繼先可為長者可為今之循吏今將復還山東士有為詩送之者繼先以蕭先生之故過予求為序予安得不為喜譚而樂道之也

贈醫師鄒孟義序

自余仕京師十餘年有從鄉郡來者率喜問士人近況

凡余所識者多已物故而今之能卓然立身致名譽余雖有識與否中心愛之稱道之不厭也鄒孟義家廬陵距吾所居一舍許業於醫其先授祕方於嶺南隱者有名於時至于今孟義術益大售所治疾無不瘉廬陵西昌之境有奇疾更衆醫不能瘉者孟義多瘉之如孟義曰此不可治即更衆醫竟亦無治者然其心急於濟人有求之者不以其貴富賤貧及道路遠近雖甚寒暑昏夜輙趨赴既効徑去報不報不計也所存心如此余恨

未之前識也今年賛善梁君抵書京師告余曰孟義所治醫術博矣尤邃小兒科且年甚富志甚鋭意甚恭將益進其術廣其功未已也宜一言使傳焉嗟乎余言何足以傳孟義世率謂醫之施於嬰兒尤難徵諸音聲容色之間而非可以言語求也非精其理專其業不能成功如孟義既邃乎此又方進其術未已將所造詣益深如過邯鄲為帶下醫過洛陽為耳目痺醫過咸陽為小兒醫無不可者將必有能言如司馬子長者為傳之使

不泯奚假於余哉然余鄉人也既愛重之故書此以復梁君以為贈醫師鄒孟義序

送鄧宗經永新訓導序

學校為政之首務也長民者知重乎此典教者知重乎此可以為賢矣吾吉安九邑廬陵附郡城其學常得賢教官然縣令丞親於民者求其能以時一至於學或出一言致勸勉之意何其少也夫不得賢令丞幸有賢教官又上有賢部使賢郡守廉視督勸其學不廢也近年

會稽呂公僉憲江西慨然獨念治化所先行部至郡邑必下車趨學宫謁先師退考視諸生所習深致敦勉之意蓋賢部使也而相繼守吉者金華朱公山東蔺公皆盡心於學勸率奬勵或日一至或再至無三日不至焉者皆賢守也時廬陵職教者浦城陳君士希佐之者吉水周君公明士希持身謹行公明明經敦德二君協力合志毅然以究職事成後進為己任後又得鄧君宗經佐教焉鄧君學行有稱且益與二君協力合志三君皆

賢教官也於是廬陵之學雖不得賢令丞而學者勃然擢高科登膴仕莫之能禦也固諸賢之力哉鄧君又負理才郡長貳政有所未通者皆就而問之鄧君嘗游太學向之同游者今皆躋華膴要鄧君之才宜華且要也乃獨恬然安其命樂其所有日與其徒講求聖賢脩己治人之道以此為得此其中之所存者可量哉居無幾丁家艱去服闋得佐教永新縣學永新亦吉之屬邑其令丞吾雖不知而呂朱蔺三公之德政嘗行於彼矣鄧

君移其効於廬陵者施於彼永新之學將来有不大興者乎有求余文贈其行者於是乎書

贈陳教授歸臨江詩序

臨江陳孟浩永樂十六年李騏榜賜同進士出身凡進士發身者其初授官内為六卿之屬為御史為行人外佐方岳佐郡宰百里之邑中人以上者為之朞月間率能見設施起聲譽下者輙得濟其私欲孟浩所存心一不在是初當授職言於吏部願得教官遂奏授長沙府

學教授已而改蘇州府學夫教授非有政務之繁簿書
期會之叢脞日所覩比者俊秀逄掖之徒所談說者周
公孔子之道脩齊治平之方蓋職於化俗而育才也非
學之明志之有守固不樂就此於是孟浩之學與志可
知已孟浩所至盡心教事其學者率有成效而耿介之
操斷斷然非公事未嘗一涉跡郡守之庭郡自守以下
至于髦耋之民皆譽之曰賢吏部考其九載之績最將
奏陞官孟浩再三言老且病願得致事歸不願得陞也

吏部察其誠遂奏遣歸孟浩時年六十有五志力彊固精神未衰也昔伏生九十猶彊授經掌故孟浩固不可彊乎其殆審大易進退之幾而安老氏止足之分乎於是士友有作圖贈其歸者給事中康中正以求予言余於孟浩故相好也遂作詩贈之學士君子於孟浩故者亦繼作焉

贈嚴士正之桐城知縣

嚴氏吾邑文獻故家科第仕宦相承三四百年士正承

其世業敬身力行選貢士擢佐教江陰縣學其學者皆心服之自邑長貳曁其耆耋皆心敬之滿九載天官考其績最當陞翰林侍講學士曾君鶴齡言士正才行可任理民遂以為桐城知縣桐城畿内邑民淳俗厚有朱司農之遺愛在焉士正清操雅度有古循吏之心夫士不得善地其政未易行民不得賢令長其生未易遂於是衆不獨為士正賀實以為桐城賀士奇忝近侍有年聖天子孳孳體天心以育下民選賢良寄之牧守然令

山澤畎畝林居野處幽僻之民豈皆泰焉得所而無嗟歎愁恨之聲於下也哉吏之比民者莫切於令若上有愛民之心而得以行所志亦莫速於令令果能致誠以求其情以施惠利民將無不泰焉於下而豈有嗟歎愁恨之聲也哉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必若是而後不負聖天子簡用之盛心與平素之所學而桐鄉之祠將不有繼漢人者乎勗哉士正吾兩家非一世之好也請書以為之官之贈

送楊脩撰詩序

仁宗皇帝臨御之初下詔求賢山東按察使首舉仲舉明年徵至吏部尚書屢試文章奏授翰林檢討預修永樂洪熙實錄陞編脩又修宣德實錄陞脩撰士奇交仲舉五十年仲舉淳厚而坦夷貞靜而直諒非聖賢之書不讀非合禮之文不窺言行雍容未嘗有過粹然如玉也余嘗升其堂拜太安人高年懿行言有師法退而交其兄伯升惇實恭謙簡靖坦易一家之間慈孝友悌温

然如春也余交友多矣求其人如仲舉固鮮求其家之母子兄弟如楊氏加鮮故余初别仲舉也恒思之不置及出而仕同在翰林又各牽職務不能如往年之散逸而適也仲舉今謁告歸展先墓武昌少師少保兩楊公禮部侍郎兩王公以同史館故賦詩送之余最故當序簡首葢予因之有感焉水木本源之心人人同也今之仕者大率三四年五六年遠者十餘年皆得省桑梓拜丘墓以伸追遠之情士奇之寡昧叨禄三十有八年訖

無寸補徒以寵恩之厚而不能一日少伸其私於别仲舉云何為情又念少壯游武昌往還幾十年於時同輩六七人皆志合道契相好相益篤交誼於金石抗志尚於浮雲殆不知有人間富貴憂患事若將終身焉者既不能如志相繼多出或仕或處今亦多謝世獨仲舉士奇兩人存故余於兹别亦難為情嗟夫山川不改古人之遺跡故在仲舉展省之餘鼓蘭枻絶長江登禹書之大别俯屈騷之江夏南望曹孟德周公瑾之赤壁東睇

蘇子瞻之樊山雪堂因舊游興懷舊交而有存沒之異仲舉亦豈能忘情也哉動於情形於言嗟歎詠歌必有不容已者明年北上必將倒囊以慰我若夫勵之為臣之義而戒滯于私者君子之心何俟於余言

送周秉昂甫詩序

文江周秉昂甫故吉州總管耐軒先生之六世孫周氏其先詩書閥閱赫奕於宋元而耐軒先生有陰德於吉之人厚秉昂甫負卓犖之材英邁之氣自少壯至老不

屈乃獨歛而在下有山水以娱有田園以給有詩書以淑其子孫長子忱擢髙科仕於朝二十年有賢譽聞中外衆子若孫森森玉立居則盡心於愛敬之養退則悉力於公私之務秉昻甫無所累乎中無所慕乎外日與故人親戚尊俎歌詠逍遥雲林泉石之間有以足乎其私也今年縣推長徭役里中而賦率大半輸北京秉昻甫矍然念曰此出諸細民而將仰給公家者也沿江涉淮道河濟踰七千里之逺且險是豈細故哉且是役也吾

於事君上所當然雖老矣其可辭行乎時秉昂甫春秋六十矣即日治裝具督饟舟率先而發四閱月達北京悉登于公廩而縣之賦皆莫之先也然因秉昂甫亦莫之敢後焉常情足於私者或不知敬於公秉昂甫其可謂忠厚之至也夫鄉有一人焉邑有一人焉能敬於公凡事率先而不敢後斯一鄉一邑之人起而勸矣而安得人人皆如秉昂甫者哉忱時為秋官員外郎候迎就第鄉人士之仕於朝而與忱游者皆走賀焉方忱為酒

壽其親秉昂甫既喜其子之賢於官又喜其客之皆賢也輓留相與酬酢傾寫懽洽觴末既秉昂甫輙以朋發告恍拜乞留客亦咸謂何遽也曰老者其孰不樂祿養哉顧先人之丘墓係於我奈何違棄之而貪榮遠外乎客知其志不可以強留也取古樂府分題詠以送之士奇與秉昂甫之生同歲則為引諸卷首

送周以穰序

周和以穰於余為中表兄弟其為人闓爽溫實無外鶩

之意其家食時有孝友忠信之行聞於人治詩經嘗試經義於翰林中選得醴陵縣儒學訓導歷數載丁家艱去服闋改新樂縣學訓導通兩學三考其學者多臻于成而選鄉貢者科未嘗乏也以穰令考績在天官用例當陞翰林閱其所試經義有一言之誤乃復得訓導新會縣學知之者卒枉之而以穰不謂枉也方欣欣治行李就道曰吾戚焉望故鄉七千里不獲一展桑梓今而得便道以稱吾之願欲國家之賜厚矣嗟乎士固有以

尺枉而掩其尋直者然良工不以寸朽棄合抱亦取其大而略其細也余嘗覩以穰所治經其析理通而不窒見諸詞直而不浮而援引發明無或弗當蓋其兄台州教授以巽得前進士蕭執先生之傳而以穰私淑焉者也今之選科第官學校其皆有所自如以穰者乎以穰獨無不足之意亦其學問之力所至歟鄒孟子所云不怨不尤以穰庶其近之哉其別余將之官特次第所以來之故贈之而因以見余意亦將以示未知以穰者云

送陳參議赴湖廣序

中書舍人廬陵陳彛訓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命下薦紳大夫皆爲之喜中書掌天子外制近侍之職也凡近侍久於其職者往往陞遷出任藩憲及大郡惟兩制久未有陞外者蓋難於文翰之選而重其去也於今叅議之命遂以爲中書喜彛訓家文獻之邦襲詩書之業閭爽通練喜於爲義在中書十有八年矣故其陞也亦以爲彛訓喜湖廣江南大藩也接黔蜀介兩廣據汴吳江

淮之濵而包漢湘洞庭之廣雜以夷獠之居地大而民衆如彛訓往焉賛旬宣於此盡為臣之節端己率下致民隱以畢達導聖澤於旁流使其人謳歌鼓舞於皇明治平之世吾又將為湖廣之人之喜也君子居其位則思盡其職吾於彛訓非交游一朝之好故書以贈其行凡與之相好而重離别之情者又為圖與詩繼于下方

送鍾子勤之官肇慶知府詩序

吾同邑今仕於京者惟余與子勤最久余官翰林子勤

除中書舍人居第相近旦暮相聚憂患相恤情好之厚於今二十有五年矣子勤積六考之最今陞肇慶知府士大夫素相往還者相與慶喜賦詩贈其行而於余處久且厚能無言乎中書近侍之職所典書辭命皆天子訓諭四方其任至重也而居是職者往往久任不遷二十餘年陞遷於外者始再見於子勤其亦難遇也矣今聖明在御方詔百司舉守令嚴連坐之法以責實効而彫弊之民闢諸枯枝悴蘖豈一旦雨露之潤所能復也

故得一郡一邑而長之以求其民之病者愈危者安自遂於田里而吾無忝於任使者不亦難為矣乎夫非持之以廉存之以仁施之以公如父母之愛子其克有濟哉古之號良守令者亦皆盡力乎此勉旃子勤而令之守令又有難於古者聲漸氣習之相遠也會府尊官之臨乎上部使過客之交乎前吾之禮有未至而榮辱係之内而子弟臧獲之出入外而胥吏徒隸之覘伺吾防範一有弍怠而毁譽至矣非致明與慎其克免此哉勉

旃子勤他日有来自庾嶺之南者吾將洗耳以聆端溪之政子勤勉哉遂書此於羣賢珠玉之首

送許鳴鶴南歸序

吉水泰和接壤如東西家其人居而婚媾相倚出而兄弟相好且其志敦詩書尚行義相契也前二十年余侍講禁林與胡光大鄒仲熙同官又聯第紫垣之南稍暇輙相聚討論相益過失相規時許鳴鶴用推舉從事翰林客光大所皆吉水之良也日共相得又共竊歎何幸

衰老復得此於田里之間也後十餘年光大沒又數年
仲熙沒獨余與鳴鶴在而皆不能忘田里之思今鳴鶴
奉賜勑歸展丘墓鄉閭耆壯聚觀歆豔而顧視昔時儕
輩或存或亡其存者亦尚有如胡如鄒之相與為益者
乎朋友失其義久矣鳴鶴不然不以存沒有所加損雖
其友之後世有不如其意未嘗已於言言而不從猶惓
惓懇惻未嘗終絶之也鳴鶴其厚矣哉世固有為人臣
朝蒙恩而夕懷不足者於睎鳴鶴其厚薄何如鳴鶴為

近侍十餘年貧如家食時而執守甚固未嘗枉己阿附
坐是屢忤於人不悔可為直道而行者矣嗚呼士安得
皆直道者而與之同事君也哉於其行不能已於余情
故書以識別

送尹掊序

泰和尹掊克智為雲夢縣學教諭九年考績陞府學教
授時教授未有闕當需次于京師而掊久病不任旅次
言於天官願得復為教諭去天官以聞從之除教諭京

山縣學夫學者重得賢師而仕者所重得善地括經明文達重義薄利雖貧介然有守而不混於流俗庶幾其賢師乎可以為京山學者賀雲夢京山皆隸湖廣相接境其壤地肥沃種植用力寡而獲利倍而川澤之產四方莫加焉其民俗敦樸無澆詭之習其學者苟得師振作之可與有成非仕者之善地乎而兩為教官於此可以為括賀吾泰和尹氏自絳有科第於宋今數百年矣其後世復振於詩書之業吾目所接者務厚先生以上

海教諭致事栝從祖也復道佐教南雄府學自道同知
溦江府栝從父也鐸佐教桃源縣學栝弟也皆發身經
術又可為尹氏賀然吾於是有感焉髫齔時與栝父傳
道先生讀書邑庠有同門之好亦皆有志也而傳道遠
先朝露十六年不及悉見其家詩書之盛吾見栝如見
傳道也而與栝間濶久矣今在京師數月僅相過一見
又竟去人之情其能遂已乎吾甥康榮速文贈栝故既
述其所可賀而遂以及吾所感云

送解教諭赴廬陵序

吉安屬邑九廬陵附郡治之下其山川之清麗人物之秀厚端雅習俗之貴詩書重德義聞於四方久矣故四方士之遊學者往往輕千里而至曰此其今之鄒魯也為政者樂得其地曰其民審於趨向可不勞而治而典教者尤樂得之誠以其化易行其功易成也往年廬陵之學聘廖敬先先生佐教事已而有他命不果赴繼不鄙聘余而亦有他命不果後與廖先生同在禁林每共

憶廬陵俊彦所會欲復一至相與求斯須麗澤之益如臨弱水而望蓬瀛焉朝夫家吉水去廬陵一舍有半其為人温厚端潔本於天性文學得於世家之傳既舉進士歷事憲臺都御史上其能時與朝夫名同上者皆任風紀陟清要朝夫獨懇懇乞教學近地以養其母朝廷重孝子之意以為廬陵教諭於是吾徒素願欲而不得者一旦歸於朝夫安得不為之喜哉然今學校所難得者不在於良弟子而在於良師譬諸材木土地所生無

處不有焉而匠石不恒有也有良材而不遭匠石徒木而已耳烏能見諸用哉學者所以貴得師也而今之為師如朝夫亦罕遇矣朝夫且行士友為歌詩送之余既喜朝夫得廬陵又喜廬陵學者得師也於是叙諸其簡首

送金幼孚序

翰林侍講金君幼孜之弟幼孚將還其鄉其友饒伯韶求余贈以言世之得一位一爵者貴重其身意氣揚揚

驕蹇倨慢人不可近其子弟憑藉氣勢馳騁縱放旁如無人金君朝夕侍天子左右掌内外制承顧問遭蒙恩遇之厚可謂盛矣而其所自處謙恭遜下退然如虚泊然如無所據無一毫貴重揚揚之意侍講其賢乎哉亦其學問之至道明而德立有以臻此乎乃今觀幼孚恂恂温温質而不誇敬而有禮敦孝弟之行而幾微憑恃馳騁之意無有也於是乎二患兢爽矣然古之人有終其身為之勉勉不已者學也學以造道而立德也不務

乎此人之道有不能備㓜乎尚去此而益務學哉辟之水焉流而不已可以達海辟之木焉升而不已可以干雲誠於中力於外學未有不至焉者也且㓜孚之先人博學惇德師于鄉聞于時久矣固㓜孚所宜圖善繼而不忘也余與侍講同官侍講之弟猶予弟也故以為告

送蔣子夔詩序

子夔居吾邑西兩舍許家故富貲至子夔始脫去一切俗好力學為儒者其為人端厚秀敏重行義其學好古

務實得為文有理致分教贛縣學九年今復遷漢州德陽縣學夫學校興舉在得賢教官譬之埴焉非得善陶者不能中乎模範而為教官者皆樂得善地冀易行其教有如子夔為師躬先率之又得嚴君平姜詩張魏公父子之鄉習俗之良德陽之學吾知其有成也且紀綱學校者必得賢守令今之令德陽者吾雖不識而漢州守劉公潛吾友也其學端而德修盖賢守也則為令於其屬容有不賢者乎守令賢而紀綱有出又得賢教官

德陽之學安得無所成乎子夔行能賦者作詩送之余為之序

送翰林侍講陳德遵詩序

余與德遵家居里巷相比幼而學也孤苦相類仕而官也職業相聯於論議趨向亦靡不相契余去鄉二十有五年德遵亦十有餘年水木本源之念皆未嘗斯須忽忘也幸遇明天子推恩官其先世又俾得以展省歸顧余之菲薄忝在公卿後不敢先其私而德遵親捧命書

還登先人之丘壠拜顙薦告以昭寵貺而中其孝思退則會其族姻鄉閭以寫夫久别契濶之懷何其榮且樂也於是士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委首簡於余余因之有感夫族姻鄉閭之素厚於吾徒者矣始來而餞之也愛之祝之冀速其達聞其霑一命進一職則居者交慶于家行者樂告于途曰吾邦之華也又聞克慎厥行修厥職則老者興歎少者興慕曰吾邦之華也而聞有弗率于道則閔焉以戚而猶幾其改之以不忝吾邦也嗚

呼其忠且厚於吾徒如此吾何以報之哉古之禮君子
雖貴且富不可以加於其宗其鄉而吾鄉前輩尤致謹
於斯百年之間耳目所及舉其大者一二人元盛時先
少傅吟窓先生以翰林待制朝列大夫歸恂恂謙温不
改其布衣時而歲時宴聚閭巷間無貴賤貧富一以序
齒而傾寫無間洪武中劉槎翁先生以吏部尚書歸尤
謹謹下鄉里於親戚鄰曲雖至貧賤恒相與歡洽雖童
丱接之不見有惰容雖畜一騎未嘗以行城郭中君子於

族姻鄉閭其道無不然也前輩遠矣後生寡昧無聞挾其富貴忘其桑梓之恭敬忽父兄之交游矜傲澳(?)悉其為薄如此夫安知富貴之不可終恃也哉幸吾鄉之末見斯人也而吾道路所見盖不少矣每與德遵道論及此未嘗不共駭異愧汗而何幸德遵之歸以繼前輩君子之行以答鄉人老長愛厚之意盖君子之行必信于鄉人而後可以信于天下德遵尚以吾言歸諗諸来者其毋俾胥淪於薄也

送桂修撰致事詩序

翰林修撰四明桂君宗儒年六十有四以病詔致其事歸夫士之學也固望行於當時被於天下況當朝廷清明賢類彙進之際乃獨退藏焉豈士之素心哉而士之賢也上之人亦豈不欲久任之以冀其效惟其既老聰明之不逮氣力之益衰則不得已有致事之命固憫老之仁優賢之義也宗儒以文學發身嘗佐治郡其廉簡之政安靜之化已孚於民既入詞林為天子侍從之臣

温厚端恪恂恂縉紳之間與人交久而益敬雖貧泰然雖病猶勉强事事可謂善人君子矣乃今蒙賜歸之命敦同僚之好者既榮之又惜夫良友之去也相與形諸詠歌夫君子之有益於世也進則澤夫民退則善其鄉宗儒歸而導其里閭鄉鄙使為父兄者皆以德率其子弟為子弟者皆以德事其父兄藹然孝弟忠信之風肅然禮義廉耻之節以庶幾孔子是亦為政之云者未必無益於世也而優游暇日與故人壽俊小車往還尊俎譚

詠超然自得於物表將不有占德星之聚於東南海濵之區者哉遂為之序

送耕樂翁養蒙羅先生歸廬陵序

予嘗聞吉水羅養蒙先生樂善篤行居家以德義淑其子若孫及其鄉人之俊秀縣令丞之敬禮高年厚德者必首於先生然余家距其所居二百里未嘗一獲見也其仲子汝敬登第為翰林庶吉士與予朝夕相接汝敬英敏傑特聽其言恒依於道觀其下筆為文詞義燁然

卓出同輩於是益知先生之所以教矣汝敬既得禄迎
先生就養京師余始得承顔而接辭焉時先生年且九
十鬚髮雪白而兩頰豐腴温乎如玉言論雍容敦厚稱
古之所謂有德者洪範所云壽富康寧攸好德者先生
蓋兼之矣夫數者之福自其本言之在乎好德先生所
膺若此固其有所本哉世之人其福之不足要其本之
不立耳本立而福至此天理自然之應而不足焉者鮮
矣近周公明教諭被召來京師周於先生居處最近交

好最久又相知最深也間為予言其先世曰皆有厚德為鄉閭所歸宋之時有至百四歲者其後至八九十者蓋比比矣至今其所居之處人稱為老人里然則羅氏之務本豈一世之積哉不然前後所膺何累累其厚如此乎所謂有德者必有壽豈天獨私於羅氏一門而已也今先生將歸鄉里教諭命余一言以為贈故序著先生以膺福者蓋有其本且俾鄉之人觀之亦庶幾知所自勉焉

東里續集卷十一